

孫孫
怒辰
潮工
合編

中華學術思想文選

中華書局印行

倪倭
工潮
合編

中華學術思想



文選

上海中華書局出版

中華學術思想文選序說

一 學術與思想

學術與思想，是兩個截題，而且是兩個平行並立的名辭。談西洋學問的，有所謂思想 (Thought)，有所謂科學 (Science)，有所謂藝術 (Art)，但從沒有見過把學與術聯成一辭，叫做「學術」的。「思想」一辭，不論東西學者，都承認是一個。至於「學術」不唯西方尙且沒有，就是我國學者，也沒有明白一致的解釋。有拿「科學」來代譯「學術」的，有拿「科學」來單譯一個「學」字的，又有拿「藝術」來單譯一個「術」字的。這些紛紛不定的擬議，都是字面上的硬譯，實際上與中國向來所謂的「學術」是完全不相干的。

還有一般學者，把「思想」不另立辭，就附在「學術」後面，統稱「學術」。這是用「學」來代表「思想」，用「術」來代表「學術」的說法。若拿「學」來代表思想，不唯把「學」的本義——學效也——沒掉，「連思想」也不能獨立成

一個思維的個體，而成了一種方法。這些解釋，都是一些曲解和遁辭。

要知道「思想」無論他是怎樣一種游移不定的性質，但一經人提及，就有一個深深的印象，在腦袋裏盤旋。「學術」本來是一種具體的表現，但雖經人說起，也不能具體的陳說出來。這就在「思想」早有一致的範圍，「學術」還沒有一般的公認。各人腦袋裏，有各人的解說，甚至於說中國沒有學術。這完全是隨聲附和的謬說。後面那七個條件，就是要在這裏面來從新估定新的界說。

(1) 學術是方法的思想是原理的

莊子說：『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。』又說：『古之所謂道術者惡乎在？』「道術」是什麼？「道術」就是「學術」。「方術」是什麼？「方術」就是治「學術」的方法。方法就是治「學術」的第一套工具，也就是構成「學術」的第一要素。沒有方法，「學術」是無從傳授的。莊子說的治「方術」就是說用某人的方法，來研究某人的「學術」。「學」是方法所根據的學理，「術」是這學理所指陳的方法。你要傳受他的學理，祇要知道他的方法就行了。漢霍光所謂：『不學無術。』

『也就是說他既沒有學問，又不知方法，那末，怎麼能够去辦理這件事體咧？』梁任公說：『學也者，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眞理者也；術也者，取所發明之眞理而致諸用者也。』這種分開來講的方法，又把學術涉及思想方面去了。

要知道「學術」與「思想」的差點，祇是前後的時間問題。「思想」是原理的，這已無容贅說。梁任公的「觀察事物而後發明其眞理」，這就是原理的了。「學術」與「思想」，是最容易混在一起的。但究竟有個區別。這話就是說剛剛從觀察事物而發明的眞理，還是思想；把這思想成功了一個有系統的組織，說而成爲言論，著而成爲篇章，那就叫做「學術」。所以說「學術」與「思想」的差別，祇是時間上的問題。如同水與冰，在原質上，雖是一種東西；但水未結成冰時，水還是叫做水，不能叫做冰。到了一天結成了冰時，那就必然的叫他做冰，而不能叫他做水了。

(2) 學術是評論思想的思想是敘說主張的

所謂思想，是我們自己對於某種事物觀察得來的原理。他這種觀察，一定是

先有了對象，然後照他所主張的結論，才構成了他的思想。所以這種思想，完全是他的主觀。如孔子的禮運，墨子的兼愛，非攻，都是在這個原則下產生的。所以說「思想」是敘說主張的。至於「學術」就不同了。我們個人的思想，不能說都是健全的。那就不免要受人家的批評和攻擊。找真理如剝芭蕉的心，愈剝然後愈近於心。我的思想，難免不受人家的批評。如王充的問孔，是他批評孔子的思想，韓非子的顯學，是批評一二家的思想的，淮南子的要略，是評論他自己的思想的。也有彙集許多家的學理來混同評論的，如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，班固的諸子畧，劉勰的九流等皆是。也有批判許多學派而獨標自己的主張的，如莊子的天下篇，荀子的非十二子篇，就是這類的代表。至於墨之攻儒，儒之攻墨，攻道，道之攻儒，攻墨，九家互相攻訐，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真是舉不勝舉了。

(3) 學術是因襲的思想是創造的

大凡說中國學術思想的，沒有不說春秋戰國，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全盛期。原來中國學術思想，所以在春秋戰國號稱全盛的緣故，就是這創造的緣故。中

國學術思想，自戰國以後，一天一天沉落的緣故，也就是這因襲的緣故。無論任何國家，任何時代，他的文化，是有創造精神的，那文化自然是深高而且普遍；如西洋的希臘，十七紀以後的歐洲，印度佛教的初期，都是產生在前個條件下的。又沒有任何國家，任何時代的學者，祇知保守前代的學術，因襲前人的思想，而他的文化不低落的，如歐洲的中世紀，七八世紀以後的佛教，都是發生在後面這個條件下的。

就是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，也有個區別。春秋完全是思想的創造時代，戰國是半創造半因襲的時代。老子孔子二大思想創造家，均是生在春秋。墨子楊子公孫龍韓非，他們是戰國時代創造的思想家。莊子孟子，他們是戰國時代一半因襲一半創造的思想家。其餘皆是因襲的，而非創造的。下此雖有王充的潑辣，也祇能批評人家，沒有創造。

所以中國雖號稱幾千年的文化，但除了春秋戰國，有幾個思想創造家以後，這二千年間，不是如漢儒那樣的支離破碎，就是如魏晉南北朝諸人那樣的拾人

家的牙慧；不是如唐人那樣的一邊大輪舶來品，一邊在那裏『廬其居，火其書』的痛罵，就是如宋明人那樣的牽強附會；不是如清代人那樣的過蠹魚生活，就是如現代人這樣的東鈔西襲，生吞硬嚼的拿來幹實際運動，古今相較那，就不能不佩服春秋戰國學者們的創造精神了！

中國學術的因襲，尤以儒家爲盛。自從西漢開始鬧起今古文學以來，如唐代的注疏之學，宋明的義理之學，清代的考證之學，每時，每代，每派，每人，莫不死守門戶，連連不絕的因襲下去。若以他們聰明才力來論，未嘗不可產生許多出類拔萃的思想家出來。可是他們偏要死守因襲的傳統思想，拼命的戴起前人的鐵帽子來作擋箭牌，這不能不說他們是偏重學術，輕視思想的所致呀！

儒家的今文學派，比古文學派，頗有創造精神。但也不甚澈底。如最近代的今文學派思想最解放的康南海，還不能衝決網羅，而必要演出一個「託古改制」的孔子來掩護。他要革命——改制——又離不開孔子；他要說孔子，又不好革命。所以就說孔子也曾託過古改過制。他要改制，就不必託古；既要託古，就不必改制。結果

演到挾着古人而又要別開生面的矛盾，就算完事，這是必然無疑的。

(4) 學術是一般的思想是個人的

思想的來源，祇是一個人的創造。至於系別流派，都是後來演進的。九家中，道家思想的來源，祇有老子。後來有了莊子楊子列子出來發明老子的學術，才有所謂「道家」、「道德家」、「道家者流」的派別。儒家思想的起源，祇有孔子；後來闡明孔子學術的，第一期有七十子，第二期有孟子，第三期有荀子，然後才有所謂「儒家」、「儒家者流」的流別。韓非子說：『自孔子之死也，儒分爲八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』這又是從一派演成多派的了。墨家思想的起源，是墨子，後來承繼墨學的，有禽滑釐，相里勤，鄧陵氏之屬。於是所謂「墨家」、「墨家者流」才同樣的演成了派別。韓非子又說：『自墨子之死也，墨分爲三。有相里氏之墨，有大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』這也是由一派分成三派的。其餘如法家，名家，陰陽家，縱橫家，農家，雜家思想的起源和派別的演進，也是逃不出這個公例的。

(5) 學術是具體的思想是抽象的

抽象是未成學術以前的思想，具體是成了思想以後的學術。從意義上講，思想是知覺的概念，學術是知識的實體。再進一步講，抽象是思維的作用，具體是知識的形骸。若就數量方面講，抽象是部分的，具體是綜合的，換句話說，思想是一種未出發的學術，學術乃是一種已成形骸的思想。我們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，必要從他的學術中，抽譯出來。就是說從具體的思想，去找抽象的思想；由抽象的思想，成功具體的思想。連貫攏來，就是一個；分開來講，又彼此不同。這也是治學術思想所當知道的。

(6) 學術是客觀的思想是主觀的

思想是什麼？思想是自己的主張。學術是什麼？學術是他人的思想。在自己叫做主觀，在他人叫做客觀。主觀就是自己的主張，客觀就是他人的學術。人家拿我的思想去做學問，就是研究我的思想。如公孫龍的白馬，堅白，名實諸篇，都是他思想的主觀。我們今日去研究他的思想，那就叫做研究他的名學了。又如范縝的神

滅論，蕭琛的難神滅論，那又是由客觀的學術，不加批評，而祇伸張自己主觀的思想的。又如李光地的朱陸析疑，夏曾佑的儒家與方士之糅合，那又專是客觀的敘述了。主客如此分明，何得混爲一談？

(7) 學術是科學的思想是哲學的

說學術是科學的，因爲他有方法，客觀，具體的緣故。說思想是哲學的，因爲他是原理，抽象，創造的緣故。所謂哲學，不過是某個人的思想，成熟了一個有系統的總稱。所謂科學，也不過是某個人或某一派的學術，拿他的方法，去搜集，去比較，去說明的一種學問。如古文學派治經學，先則搜集材料，再去考證字意，再去說明義理，這就是科學的了。這就是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學術的工夫了。思想只能從學術裏面去找原理，人家的思想，對於我祇有間接的影響。所謂創造，是自己的覺悟。如裴頠的崇有論，周濂溪的太極圖說，張南軒的西銘，皆是自己思想的建設，所以這也是學術與思想最嚴密的分界。

總之，學術與思想，在中國的學統裏面，是兩件事。從前一般治中國學問的，祇說有

「學術」把「思想」包括在「學」裏面；或說祇有「思想」把「學」包在「思想」裏面；或連「學術思想」爲一體。所以說這都是未加思索的混談。我們祇要憑前面的幾個條件，就足以證明中國的學術與思想，判然是兩件事。亟望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的，和將來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，把這個未曾解決的問題，來解決一下，免得這場公案，永久虛懸，那就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大幸了！

一一 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

(1) 學術思想的起源

中國學術思想的起源，從來祇有兩說。一是主張出於王官的，一是主張不出於王官的。主張出於王官的，始於劉歆的七略。他說：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。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。

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。

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。

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。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

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

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。

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稷之官。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

後來班固作藝文志，完全主張這說。反對這說的，有胡適之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。他說『今之治諸子學者，自章太炎先生以下，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。』胡氏駁劉歆有『此說諸家所自出，皆漢儒家附會揣測之辭，完全無憑據。而後之學者，乃奉爲師法，以爲九流果皆出於王官。……夫言諸家之學說，間有近於王官之守，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，此猶可說也，卽謂古者學在官府，非吏無所得師，亦猶可說也。至謂王官爲諸子所自出，甚至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，以法家爲出於理官，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，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迹矣！』

胡氏又總括其說曰：「故諸子之學，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。其一家之興，無非應時而起。及時變事異，則向之應世之學，翻成無用之文。於是後起之哲人，乃張新幟而起。新者已新，而舊者未踣，其是非攻難之力，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。」

胡氏得力之論，有

以爲諸子之學，皆起於救世之弊，應時而興。故有殷周之爭，而太公之陰謀生。有周公之遺風，而儒者之學興。有儒學之敝，禮文之煩擾，而後墨者之教起。有齊國之地勢，桓公之霸業，而後管子之書作。有戰國之兵禍，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。有韓國之法令，『新故相反，前後相謬，』而後申子刑名之書出。有秦孝公之圖治，而後商鞅之法生焉。

但是胡氏這說，並非創見。淮南子要略，早已翔實的說過。胡氏不過節省其文罷了。要略說：

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

者之學生焉。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，天下大水，禹身執殛垂，以爲民先，剔河而道九岐，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東海。當此之時，燒不暇損，濡不給挖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澤者葬澤，故節財薄葬，閑服生焉。齊桓公之時，天子卑弱，諸侯力征，南夷北狄，交伐中國。中國之不絕如綫。齊國之地，東負海而北障河，地狹田少，而民多智巧。桓公憂中國之患，苦夷狄之亂，欲以存亡繼絕，崇天子之位，廣文武之業，故管子之書生焉。齊景公內好聲色，外好狗馬，獵射亡歸，好色無辯。作爲路寢之台，族鑄大鐘，撞之庭下，郊雉皆响。一朝用三千鐘簠，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，故晏子之諫生焉。晚世之時，六國諸侯，谿異谷別，水絕山隔，各自治其境內，守其分地，据其權柄，擅其政令，下無方伯，上無天子，力征爭權，勝者爲右，恃連與國，約重致，剖信符，結遠援，以守其國家，持其社稷，故縱橫修短生焉。申子者韓昭釐之佐，韓，晉別國也。地墪民險，而介於大國之間。晉國之故禮未滅，韓國之新法重出，先君之令未收，後君之令未下。新故相反，

前後相謬，百官背亂，不知所用，故刑名之書生焉。秦國之俗，貪狠強力，寡義而趨利，可威以刑，而不可化以善；可勸以賞，而不可厲以名。被險而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地利形便，畜積殷富。孝公欲以虎狼之勢，而吞諸侯，故商鞅之法生焉。

胡氏之說，尙有疑問，不待說。卽如淮南子所言，亦有是有不是的地方。他說儒家皆沿周公的遺風。要知道儒家沒有孔子，雖有十周公，也成立不起儒家來。孔子是個熱中政治的人，所以不怕『周遊列國，遍于七十諸侯』。後來知其道不可行，才退回家來，把平生的經歷，隨時，隨地，隨人，發揮些關於人生教育政治的言論。儒家的成立，完全在孔子的演周易，刪訂詩書，作春秋，和教授弟子。何得說孔子是沿周公的遺風？

道家出於老子，老子看着治天下的方術少多，而又沒有一種中用的。才憤激起來，喊出一種極其激烈的主張，來擊盪當時的潮流。那裏說得上出於什麼史官？且說道家出於史官，是因老子曾經做過周室的徵藏史。那末不就說道家出於老子還來得簡捷。名家出於詭辯，詭辯出於知識的競爭。有了春秋戰國學術思想的

互相消長，才有這名家出來的。這猶如有了法律，自然有律師出來作辯護士，是一樣的道理。墨法縱橫農各家，如淮南子所說。雜家出於無所主張之人和類書。小說家出於民間文學。章太炎說『民間除了六藝，就沒有別的文章。』所以小說家，是出於里巷歌謠的無名作者。

劉歆說九流出於王官，是他的私說。七略上並沒有什麼根據。這當然是他的臆造了。其實劉歆在當時，對於一切學說的主張，皆有作用的。那時王莽是一個外戚的後輩，想要把劉家天下，換個招牌。他知道劉歆這班人，不是漢室的宗臣，就是負有名望的學者；非先把他們籠絡起來，是有許多障礙的。而且更知道憑空把人家的天下奪過手來，是要犯孔子春秋的責備和後世唾罵的。所以頭一步工作，就是這一着。劉歆是個奉承勢力的人，也深知道王莽的爲人和用意，於是就鞠躬盡瘁的，偽造許多圖讖之學來欺騙民衆。他說九流出於王官，就是說那時的學說，皆要出於王官。非出於王官的，不得收錄。庶幾用這種高壓的手段，可以遮掩天下的耳目。